

墨子

一

新平社

PDG

上海涵芬樓景印明
嘉靖癸丑刊本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五寸
九分寬四寸四分

新刊墨子叙

余讀賈生過秦論至孔墨並稱竊疑焉以爲
墨非聖人類也賈生特言之過耳及觀韓昌
黎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爲用又疑焉昌
黎宗孟氏之學者孟氏闢墨甚嚴而昌黎乃
稱取至此何其言之殊耶抑果墨之道可尚
而無所背於聖耶余既不敢以墨爲是而亦
不敢以昌黎爲非惜乎不見墨氏之書以決

胸臆之疑而徒懸兩可之見前年居京師幸
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乃知墨之道果異
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
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於孔氏下其與孔並
稱宜也孟氏出其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
闢而絕之得無防其流歟嗚呼子夏之後爲
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謂周之學出於孔可
乎學者資稟趨向自人人殊而其師學術或

有未端果能導其流乎否也別駕唐公以博
學聞於世視罷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原本將
歸而梓之故余効昌黎之說表章之云
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叙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
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
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
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
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
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
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
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
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
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
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

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喑然結於民
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
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
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
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
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
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
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
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
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
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
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
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
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
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
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漈漈大火不燎燎王德
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
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
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
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

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
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
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
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
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
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
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

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
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
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
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
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
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
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

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

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

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伯不禮此六君者